



修正文库

民间话语系列

田垅上的婴儿



谢宗玉◎著

 现代出版社

修正文库

民间话语系列

田垌上的 婴儿

谢宗玉◎著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田垌上的婴儿/谢宗玉著.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02. 11

(修正文库·思考者系列)

ISBN 7-80028-848-X

I. 田… II. 谢…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75554 号

责任编辑: 张俊国 许晖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100011)

电 话: (010) 64267325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固安印刷厂

版 次: 2002 年 1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字 数: 160 千字

印 张: 9.25

印 数: 1-10000 册

书 号: ISBN 7-80028-848-X/I·236

定 价: 1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修正文库志

盛世修史，文昌兴志。八卦汇结绳蓍龟之要，尔雅纂金石篆隶之义；皇览资治，博物辨识，说文解字，集异猎奇。唐宋之后，类书集成，蔚为大观；艺文类聚启文苑英华，册府元龟继太平御览，至明之永乐大典，清之古今图书集成，天文地理，三教九流，囊括备至。降及今世，又有各类百科全书，采西学分类之法，融阅读检索于一体，洋洋乎浩若瀚海，使人坠沉其中不知所归。百川交汇，众说杂糅，龙鳞为鲨翅所掩，凤羽为雉尾所麾，欲寻有个性之真知灼见，无异于洋中探取笔端之珠。二十世纪，前有万有文库，后有丛书集成，其旨在于融纳中西之学，汇聚古今之要，发明当世之见，张扬著者个性。世事纷易，文库难竟。后之来者，或一味拿来西学，或刻意掘枯剖朽；或独居蜗角抽思，或奋扬沉渣恶俗。降及文坛学界，率直者径取以射利，诡譎者巧窃以沽名，妄悖者务逞其玄，迂腐者守经抱句。途尽技穷，即结帮聚伙，独衍枝蔓，播陈言于残生，布腐酸以貽世，所谓文艺萎靡，学术腐败，世所瞩目，闻者掉首。文化昌明之日，斯文之弊如此，真无愧于崭新之纪也！修正二字，由来已久。自孔子修正诸经而始，世人皆以为继往开来，必修正无利时运之旧说，另创促进变革之新意。独十年浩劫，修正沦为悖论。如今国运勃兴，无修正之艺文，乏修正之学术，何以应万事之隆昌？先哲有言：修正治辩，欲人之善；素修正者，弗离道也。惟望海内外之炎黄子孙，凡有志践及荀子所谓德盛者也、能静者也、修正者也、知命者也者，共标创辟之举，务去陈言冗辞，同襄修正文库，兴我艺文学术！

文库主编 韩勃
文学顾问 汪兆骞
文库热线 13901160710
批评反馈 xzwwk@163.com

策划编辑 黄孝阳
责任编辑 张俊国 许晖

作者简介

谢宗玉，男，湖南安仁人。1972年出生。湘潭大学中文系毕业。自1996年于《莽原》发表中篇小说《决斗》后，业余一直从事小说创作。2000年开始从事散文创作。作品见于《天涯》、《大家》、《莽原》、《芙蓉》、《人民文学》等一些大型纯文学刊物，《散文》、《中华散文》等一些散文类杂志以及《中华文学报》等一些报纸副刊。得到了史铁生、张炜、迟子建、蒋子丹等人的褒评。以2001年发表的作品进入了《散文选刊》组织专家和读者评选的“2001年中国散文排行榜二十强”。

封面绘画：Immendorff



北京德博尔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010 - 64211658 64210708 64215659

自序

说什么好呢？好像没有多少要说的。

这是我的第一本书。人生众多的第一次，大抵都会让人的情绪激动一番，比如做爱、结婚、生子什么的。但我好像没什么感觉，内心那根兴奋的弦或许是振动了一下，在我睡熟的时候。但醒来后就什么也记不得了。我想这书若能早六年出来，那时的情形也许不一样，那时我也许逢人就会甩给他一个莫名其妙的笑？

无意插柳柳成荫。这一生我好像一直处在这种悖谬的感觉里？高中时想学文科，却学了理科；大学毕业前的二十几年连做梦都没想到要做现在这个职业，却做了这个职业；漫不经心跟现在的妻子结婚，却意外地收获了一世的福分；心切切想要个女儿，生出来的却是一个比女儿也差不到哪里去的儿子……到现在，一心想出本小说集，但出来的却是一本散文。也罢，有总比没有好。

怎么来评价自己的文字呢？在我内心，一直觉得自己的小说比散文好，可人家并不这么认为。我从1993年就开始写小说，断断续续地发一些，但没有得到评论界半点关注的目光。2000年往河南洛阳跑一趟，随手涂了一篇《麦田中央的坟》，身边的朋友却说它是精品。嗨，这情形我也不知怎么说好，就用新新人类一句俏皮话来概括吧：你是疯儿我是傻？



既然大家都说我散文写得好，我就来写散文吧。并且猛写特写，到处寄，到处发，俨然散文界一匹黑马的样子。嘿，其实我自己知道自己，只不过是一匹有个性的倔驴罢了。开始也不知从哪里动手，就像一个手持镰刀的农人，围着自家金黄的稻田转了一圈，却找不到一个撕开口子的地方。后来我决定从我熟悉的农村生活开始写起。我感觉我的血和泪都在农村耗干了，进城的，只是一具麻木的空壳而已。所以写农村我才得心应手些。

农村生活写多了，评论界就很自然地把我同两年前西北兴起的散文家刘亮程相比较，一些读者也说我像他。听他们这么说，我就找到刘亮程的书读了一本。发现果真有几分别。事实上，要是写农村题材的散文，多多少少总有几分别吧？那么我与他的区别在哪里呢？打个比方来说吧，读他的散文就像是走进了一个秩序井然的瓜棚架下，看到的都是琳琅满目、惹人倾美的果实；而我的散文，就像是夏初刚刚绽花的瓜藤在东坡那一片青草丛中蔓延……所以在一篇文章中我提过，他对村庄的记叙是果的季节，而我对村庄的描绘是花的季节；他给人思考的东西多，而我给人感觉的东西多。我想这也许跟我们的年纪有关？我不知这样评价是不是比较客观。因为评论界说他的文章是无法复制的，说我的文章也是无法复制的。既然都无法复制，应该不存在我模仿他吧？噫，我之所以这么辩解，是不想让别人认为我的“孩子”是克隆出来的。

开始每写一组散文，我就对自己说，好了，再也没东西可写了。可隔不了一周，我就又会想到另一个题材，然后越写就越觉得路子宽了，而且对怎么写散文，也有了一些自己的思考。我感觉这个时代的散文首先一点就是太注重语言上的雕琢了，大家好像都要把语言玩得翻云覆雨，才能证明自己是才华似的。事实上语言一旦过分离雕琢，就使本应该下里巴人的散文也染上了炫技的戾气，从而脱离大众，走上一条孤绝之路。其实散文不是简单



的孔雀开屏，孔雀开屏美是美，但那是做作，是炫耀。我还不如看寒风中一只乌鸦蹲坐枯枝啄梳羽毛的样子。就拿乡村题材的散文来说，很多人都在挖掘乡村，但我们不能只从乡村沉郁的地底取出点硫黄硝酸，来制造美丽的烟花。悬在半空的烟花美是美，但它没有感情，也没有生命力，是瞬开瞬灭的东西。哎，我感觉现在很多年轻的散文家多是以语言的争奇斗艳而取胜的。非常简朴的道理，非常简朴的情感，他们非得要把语言颠来倒去，弄得云遮雾罩，让人半懂不懂的，才甘心。让我心里时常就冒出这么一句话：语言有倒悬之苦，文字有累卵之危。

还有就是把感情无限度地夸大，也成了散文一个特别严重的问题。尤其是写亲情的这一类文章。我也许是个寡情的人吧，我总觉得人与人之间更多的时候是孤立的，把那种无援的孤立状态写出来了，也许就是对情感的另一种交待吧？还有就是游记一类的文章，好像非得要用历史把自己压得喘不气来，压得大声哼哼了，才算是篇好文章。呀，我这好像在针对什么人似的，我还是不说的好……免得别人说我也想靠骂人成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个人有一个人的路子，要我多什么嘴呢？该掌！

……我想，这散文我大概还会坚持写几年的。在写作的过程中，我感觉自己的个性也越来越凸现出来了。对散文我开始有了某种“野心”，我渐渐懂得了梭罗的《瓦尔登湖》之好，医治人类终极的病和痛，大概还得靠这些作品吧？

……我想真正的发言权应该掌握在一个人的作品手里，这时无论我说什么，都还显得为时过早！

目 录

第一辑 村庄生灵·····	(1)
蜜蜂·····	(2)
天牛·····	(5)
豆娘·····	(7)
狐狸·····	(10)
蜻蜓·····	(14)
水牛·····	(16)
黄牛·····	(19)
鹧鸪·····	(23)
金脊蜂·····	(25)
八哥·····	(27)
野猪·····	(30)
小鱼·····	(33)
青蛙·····	(35)
水蛇·····	(38)
白马·····	(41)
黄鼠狼·····	(44)
秧雀·····	(47)



叫天子	(49)
螃蟹	(51)
麻雀	(53)
燕子	(55)
第二辑 雨中村庄	(57)
西墙	(58)
沿山雨	(61)
来雨时走出家门	(63)
在春天，每颗雨都是种子	(66)
最初的记忆是白水	(69)
雨中，两个依稀的背影	(71)
半晴半雨	(73)
男孩，别哭	(75)
夜雨孤灯	(77)
是雨水也是眼泪	(79)
雨中的变迁	(81)
第三辑 四季农事	(84)
种	(85)
耘	(89)
耕	(96)
割	(100)
砍	(107)
第四辑 巫韵飘荡的大地	(117)
我不小心被电击了	(118)
鬼节扶乩	(121)

蚂蟥的传说·····	(125)
喊魂·····	(128)
雷打什么人·····	(131)
行踪飘忽的捕蛇人·····	(134)
人的一生总要撞一次鬼·····	(137)
月圆之夜·····	(141)
第五辑 莫名的仇恨 ·····	(144)
雨中悬浮的影子·····	(145)
山坡上长满了树·····	(148)
一天杀生无数·····	(150)
玩仇时代·····	(153)
堂哥把仇恨蓄在了眼里了·····	(156)
第六辑 田垅上的婴儿 ·····	(160)
麦田中央的坟·····	(161)
该轮谁离去了·····	(164)
那棵树怎么死了·····	(168)
池塘老了·····	(171)
拔刺儿·····	(173)
活多久才可接受死·····	(177)
少了一棵树的村庄·····	(181)
食花时节·····	(185)
田垅上的婴儿·····	(188)
第七辑 人生感怀 ·····	(192)
我怎么就老了·····	(193)
最初的那一场感情·····	(200)

感动一幅画面·····	(211)
剩下的日子我还能做些啥·····	(214)
坐悟橘子洲·····	(218)
吴中国画·····	(221)
一日洞庭·····	(225)
第八辑 在往事中成长·····	(231)
伤疤情结·····	(232)
耻辱之心·····	(236)
那时的爱·····	(239)
钓鱼时光·····	(242)
踏春·····	(245)
英语老师·····	(248)
湘元·····	(252)
夜读书·····	(258)
他乡遇病·····	(260)
三剑客·····	(263)
走家串户·····	(266)
血誓·····	(270)
自珍·····	(272)
永乐江·····	(275)
落榜之夜·····	(277)
豌豆·····	(280)
一个人的雨夜·····	(283)
年少的苍凉（代后记）·····	蒋子丹（285）

第一辑

村庄生灵

蜜蜂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情景多么奇特啊。

是在春天，阴阴的天气突然放晴，村庄里所有的事物跟着明亮起来，连灰灰的瓦棱湿湿的墙角也如墨玉般泛着淡淡幽光。当然村庄最耀目的事物，则数田野的油菜花。那种炫目的金黄，铺天盖地，云蒸霞蔚，将村庄团团围住，黛青的村庄就成“黄金盘里一青螺”了。油菜花最灿烂的时候，又有阳光，村庄里最热闹的就数那些蜜蜂了。谁也不知那些可爱的小生灵来自何方，没几日，村庄的空间就到处充满了它们的身影。早晨，父亲要出门，那些小小身影，像流星雨般，在父亲眼前横飞，竖飞，斜飞。尔后突如一粒石子，迎面朝父亲射来，让父亲避之不及。也有的时候，它只从父亲耳际斜擦过去，父亲一扭头，它早逃也似的飞远了，空气中只留下它触弦般的嗡声。那也只是一瞬间的事情，仿佛一个错觉，很快父亲就什么也感觉不到了。只有阳光丝丝分明，瀑布般倾泻在父亲前方，迷乱着父亲的目光。

南墙照着阳光，照着阳光的南墙居然成了蜜蜂的憩栖之地。蜜蜂在南墙边飞来舞去，突然朝墙壁上一撞。父亲正担心它会受伤，它却像学了隐身法似的不见了。父亲走近一看，才发现南墙上有星星点点的小洞，蜜蜂都钻到小洞窟里去了呢。父亲这时就

会讶然地站在一旁，感叹才来几日的小东西竟比自己更了解村庄。然后父亲就会觉得村庄的神秘又加了一层。自己在这个村子居了半辈子，竟不知墙壁上那些星星点点的洞窟，而现在知道了，父亲又不知它们是怎么来的。父亲怀疑是雨水的原因，但雨粒大概只能将土墙打成坑坑洼洼。父亲又怀疑风也参与了这项工程，但风也不可能将洞儿雕琢得这么圆滑。然后父亲就知道，夜里鸣叫的虫子一定曾借居过这些洞窟，为了舒服，它们摩摩擦擦，钳钳咬咬，洞穴就成现在的样子了。也许还差一点，但新近迁进的蜜蜂随手加以改造，温暖而舒适的洞穴就真的成了……父亲站在那里胡思良久，然后被一声鸡鸣、一声犬吠或者被母亲的手捏了耳朵，才会惊醒过来。父亲笑笑，摇摇头，去东坡翻上种豆了。这时节种的豆叫六月黄豆，豆期短，一到六月就能收了。

父亲没弄明白的事物，闲散在家的你会接着弄明白的。先是黄狗儿逐着一只低飞的蜜蜂到了南墙，见南墙边群蜂乱舞，就呜咽着轻吠起来，你一好奇，自然会跑过去看。然后你就会发现父亲已发现的秘密。接着你还发现，蜜蜂儿不但飞进，而且飞出，在南墙边绕一圈，然后飞远。你带着黄狗追出去，就看见村外田野里的油菜花在阳光下亮得刺眼，浓郁的花香异常地熏人，闯进花从中的你突然有了头重脚轻的感觉，思维恍惚着，花外的村庄突然变得陌生起来。慢慢地，就习惯了那种明艳和郁香，清醒过来的头脑突然一激灵，四处便听得嗡声大作，像似在淋一场音乐雨。而花的海洋也是舞的海洋，你再度被眼前奇异的景致弄呆了，湮浸在音乐中的小小身子变轻，变轻，渐渐飘浮起来，感觉自己也成了花丛中万千蜜蜂的一只，翕动着薄透的翅膀，从一朵花蕊飞到另一朵花蕊，然后沾着一身金黄飞回村庄。

晚上问油灯下穿针引线的母亲，母亲说那是蜜蜂在酿蜜。你就想，这样下去，南墙的土砖要不了几年不都成糖砖了吗？夜里做梦，是父亲下令拆了南墙，然后把糖砖一块一块往粮仓里搬。

你兴奋不已，一边搬着，一边大口大口往嘴里塞。满嘴余香，梦醒犹存。起来后你想找个法子不让蜜蜂浪费才好。你找来一个小透明的玻璃瓶，来到南墙边，用一支木签伸入洞穴，轻轻捣拨，小蜜蜂受了骚扰，就会吱吱吱地叫。这时你忙把瓶盖拧开，将瓶口对着洞口，小蜜蜂一爬出来，就飞入瓶里了。没半天，你就用这样的方法捉了好多的蜜蜂。然后你又采些油菜花往瓶子里塞，你希望蜜蜂在瓶里帮你酿出蜜来。但两天过去了，它们都没动静。你就怀疑它们要新鲜的菜花才能酿蜜，然后你私自与蜜蜂许诺：你这时放了它们，等它们采蜜之后，再飞回你的瓶里。蜜蜂无言，你就当它们同意了。于是把瓶盖拧开，一只，两只，三只……所以蜜蜂全飞走了。你一相情愿地握着瓶子在村口守望，但再没有一只飞回来了。你无限怅然，却也无可奈何。其实你也知道，蜜蜂是懂你的许诺的，但你若是再把它们关在瓶内，要不了多久，它们都会死去。你只是给自己找个理由放了它们。

整个童年，你一直都在寻找一个办法，让蜜蜂聚集起来为自己酿蜜。但一年一年的花季来了又去了，你找不出任何法子。

后来，养蜂人终于出现在你们村庄……

然后，你终于见识了将万千野蜂聚在一起酿蜜的法子。但那时你已长大成人，你在狠咬书本，决定由一个乡村人变作一个城里人。养蜂的梦想在你的头脑中只剩一个依稀的背影……那一刹那，你感觉到了成长之痛。

天牛

天牛的学名叫什么，我不知道，恐怕一村子人都不知道。反正祖祖辈辈都这么叫它，我也就跟着叫天牛。其实天牛一点也不像牛，形状比一只地虱子大不了多少。春天水足，把梁上的沙尘全冲到壑下。夏天阳足，一暴晒，壑下的沙尘就全干燥如炒。走在夏季正午的乡村，得选有草的地方走，没草的沙尘热得烫脚。走在上面，就像走在刚刚燃烧过的火灰上，你得跳手跳脚，才能避免烫伤。

但有一种动物不怕烫，那就是天牛。只要细察，你就会发现正午平滑的沙尘上，有一个个小小的环形凹陷，像卫星拍摄月球表面的那些凹陷。边沿稍凸，中心下陷；四周的竖皱，均匀小巧，如嘴唇上的皱褶。那就是天牛的洞窝了。你脚踏沙尘，从旁边经过。天牛听了响动，那尘凹的中心突然微微一涌，就不动了，像小妹把一张小嘴噘成○形，突然将舌尖往外一舔，马上又收了回去，让人见了，有一种无法言喻的心动。每每这时，我们就不怕沙尘烫了。蹲下来，勾起中指或者食指，将沙尘飞快拨开，然后将那个小小的椭圆的东西捉出来放在手心。小家伙可能视力不行，在我们手心了，还要原地打转，团着身子往里缩，弄得心痒痒的，有小小的舒服。然后就又挖，把一个个小东西全挖出来，